

类 号 _____

--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_____ 年 月 日

军 事 学 院 图 书 资 料 馆

书	
号	

一 九 年 月 日

龙岩东肖区革命斗争简况

(1927年——1932年)

(一) 民国18年(即1929年)前东肖区概况和党组织的建立:

东肖区在18年(即1929年下同)前称为东肖社。分八甲:西兴甲(后田、榴坑);东孟甲(东坑、孟头);前坊甲(黄沙、肖坑);黄邦甲、溪潭甲、龙泉甲等。在这以前,东肖区90%土地均为地主阶级与封建族长所占有。农民耕地主的地,地租一般占收成总产量的5成至6成,还要晒乾扬净,交足租子,不许拖欠,农民说:『~~禾~~割一副起响头无米煮真艰苦。』一年到头的劳动果实都交了租,生活成问题,便向地主、富农借高利贷,一般借贷利息是年息加倍,月息加二。东肖区当时最大的地主要算是溪兜張文炳等三户,每年收地租约三、四千桶(折谷十余万斤),这三户地主僱用八、九个狗腿子专替他们收租算賬。

东肖区的农民不但受着地主阶级高租重利的盘剥,在这时候,还由于国民党军阀陈国輝盘踞龙严县境,因此不时有匪部如張达成(湖邦区人,与陈国輝勾结之本地劣绅,任匪连长)常驻白土骚扰,陈匪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不断加在龙严人民的身上,自民国13年至18年陈匪统治期间,吸吮尽人民的膏血,而东肖人民也同受其害。单就人头税来说,不管男女老幼每年要納税1元2角大洋,乡村出入口处

普設檢查关卡，苛稅負擔乃农民首当其冲。还要派苦工修筑公路、造公园等，男女老幼平均每年分派八工，有部分农民无法出工，就得僱工頂替，否則便受处分，拘捕惩罚。

东肖区人民身处地主和軍閥双重压迫剝削之下，吃的是粗糠野菜，穿的是襤褸衣裳，冬天，連棉袄也穿不上，^鬻兒卖女者数見不鮮；再說，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娶亲要講身价錢，一般得备足三百块大洋方能討个老婆，以故常有70%的青壯年农民无法娶妻；有的即使結了婚，却又留下一笔不小的債務，成为經濟生活上的严重累贅；也有的因此无妻終身；至于妇女，尤其不自由，受害遭虐的事层出不穷。这些情况說明东肖区同样是烙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痕，人民的苦难需要摆脱，所以，在民国18年，东肖区就能夠在共产党的一声号召之下，掀起了暴风雨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是並非偶然的。

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首先由共产党员陈品三在后田村进行活动，秘密向貧苦农民宣傳革命的道理。后田村——是东肖区最早发动革命的村庄。1927年2月15日，后田村举行迎神演戏，隘头村丘文汉等六人前来看戏，陈品三向他們宣傳，在丘客媽家里，陈品三最初以試探口吻对隘头农民說：『听说共产党很好，为了穷人的利益，反对收租，以后种田不必上租，反对苛捐杂稅。』大家听了很高兴，但也有人不大相信：『有这样的日子那就很好！』陈品三又

問丘文汉說：「是这样，你敢不敢跟共产党去？」丘文汉情緒很高，答道：「一定要跟共产党去。」這句話也都鼓舞了其他的人。我們的党起初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和机会来进行宣傳、发动群众的。

1927年初，后田村农民陈錦輝第一个被吸收入党了。不久，又发展了陈木海、陈坤隆、陈玉清、陈炳清、陈河清等六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支部書記陈錦輝，这是东肖区也是龙严县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党支部，是我党发展閩西革命运动重要的搖籃之一。

这个时期，党掌握了迅速扩大党和农会組織的二項重要工作。于是，除了后田，其他乡村如孟头、龙泉、茶邦等都先后建立了党小組。七月間，后田村組織了公开农会，至9月又成立秘密农会。公开农会由陈錦輝領導，秘密农会由陈品三、陈国华領導。农会活动主要是採取小型座談方式，不开群众大会；秘密农会的参加者大祇是政治質較为純良和可靠的积极分子，形成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外围核心。它执行着貫徹党支部所交托的任务，会議主要研究党所提出的「反对地方恶霸」、「反对交地租」、「欠租不要还」、「提倡婚姻自由」等革命政策；而公开农会即是一般性的群众团体組織，吸收一批拥护革命、同情革命的表现較好的加入，便利我党广泛宣傳「二五減租」、「反对苛捐杂稅」的斗争口号，而在对敌进行斗争中一切問題的討論和行动都先取决于党支部，然后通过秘密农会酝酿，再行作出決議，最后发动公开农会深入群众中去具体貫徹，因为这时党的活

动只能是秘密的；凡参加秘密农会与公开农会的群众彼此都不发生关系，只知道自己所参加的那個小组的人，其余都不得而知，要是入了党，便全盘可以掌握，我党当时就是採取这些灵活的办法来进行领导革命，逐步在农村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提高党的威信，並与革命群众建立了血肉相連的关系。

1927年秋收前，后田村首先提出实行『二五減租』，先在秘密农会中进行討論，农民陈木海等尚有顾虑，怕不能做到，党支部也估計到了这种情况，充分做好了鼓动宣傳的准备工作，陈品三、陈錦輝解釋說：『土豪人少，我們人多，只要我們真誠团結，二五減租一定能夠实现。』从而打消了他們的顾虑。討論中大家情緒激昂，一致决定要实行二五減租，坚决领导农民展开減租的斗争。秘密农会为了更好地领导二五減租运动，还作了这样的决定：如果地主不減租，就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頑固反动的把他杀掉。这个决定給农民极大的鼓舞。並且告訴农民說，如果地主一定要十足的租子，可即报告农会严格惩办他。于是馬上发动群众实行『二五減租』，在秋收以后，都按二五減租照減了。由于革命的实惠和革命的实际利益教育了农民，阶级觉悟提高了，斗争的劲头就更大了，陈品三、陈錦輝更进一步向农民宣傳：『現在实行二五減租，将来种田不要交租，田是自己的，以后可以分田。』群众的革命情緒就此日益高漲，打下了民18年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

发动党员的方法是从秘密农会物色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苦积极分子为对象。后田村在1928年初就第二次发动党员，这时候入党的有：陈金辉、陈金盛、陈永旺、陈金照、張溪兜（女）、李明仔（女）、陈联盛等人，党支部书记仍是陈錦輝，組織委員是陈德全（哑口二仔），宣傳委員是陈玉清，当时党员人数增加了，便分成三个小组。为了培养党的新生力量，在党的指导下吸收一些青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組織，那时入团的有陈坤林、陈炳和、陈永秀等六、七人，同年 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小组更加普遍建立，逐步吸收新党员。这时，龙泉新吸收的党员有：陈村木、張海澄、陈秀兰、陈全兴、六狗等人；而肖坑、黄邦、邦山、溪兜各村都有党小组进行革命活动。在建党的时候，新党员大都已先经过秘密农会的考驗和党的思想教育，此年，郭滴人同志在此建党，他提出入党条件是六条：一、要能严守秘密；二、遵守紀律；三、服从調动；四、离开家庭；五、刻苦耐劳；六、誓不叛党。郭滴人說：参加共产党很严格，連自己的老婆都不可以对他說，並要受过斗争考驗方能入党。陈金盛入党时，党先考驗他，要他去抓他的堂叔父陈爾海（富农），他做到了，才被批准入党。

1927年初。后田村虽然有了党的組織，但是没有武装。后田村的地主集資湊买有六支枪，其中有四、五支响枪，二支单响枪，这些武器是地主用以防卫土匪的，每月地主需僱用壮丁六名，給工錢六

十块大洋。我們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党决定必須掌握武器，就派陈錦輝去哄地主：『把枪交出来給我們使用，負責防禦土匪，可以不收工錢，这不但是保护你們自己，而且也是我们大家所应做的事情。』地主听了，以为既可免除每月六十块大洋佣金的負担，又可防禦土匪，一举两得，就依允了，把枪交給我們掌握了，在此期間，党考慮到后田村的工作已有了較好的基础，需要向其他乡村进行建党和开展工作，于是，于1927年5月間，陈品三、陈錦輝、陈坤仔、陈德全、林一株（林以后是叛徒，是制造社会民主党事件的主要罪犯）等人，帶了六支枪到隘头去工作，在夏收后隘头組織了农会，7月18日晚上邓子恢等同志也来到了隘头在林清同家里开秘密會議，吸收邱文汉、邱文波、邱宗貴、邱宗兆、邱来发、邱东汉等入党，立即成立党支部由邱文汉任支部书记，邱文波任組織委員，邱宗兆任宣傳委員。8月間，隘头第二批发展黨員，邱光昌、邱龙海、邱鴻汉等十人入党，分两个党小組，十月隘头並先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組織，发展梁清富、林瑞宗、張炳花、林木花、張香兰等八人入共青团。由林瑞宗任支部书记（后来叛变了）。参加共青团的年齡是18岁到25岁。隘头党支部的成立是东肖区第二个成立的党支部。

1927年秋間，邓子恢同志在东肖白土鎮銅崗学校发展了一批知識分子入党，到年底，东肖区大部分乡村都有发展黨員，到各村开展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如陈品三在后田，張双銘、陈金泉在龙对坑、

孟头、張照发、張国民在茶邦、龙坑、茶邦、孟头这时已成立了党小组。到1928年，肖坑、溪兜、黄邦、邦山也成立了党小组，榴坑却是民18年成立党小组的。龙泉在这一年建立了党支部，这是东肖区建立起来的第三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陈金成。

（二）后田最初暴动与第一次攻龙严城：

1928年7月間，后田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思想教育下，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普遍的提高，各种群众组织和活动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发展，革命的基础日益巩固，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日益滋长，特别是农民在党和农会领导下向地主展开了「二五减租」的革命斗争胜利之后，贫苦农民都紧紧的靠攏在党的周围，这时党的威信是很高的，党为了极力在青年男女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便在这个时期，设立了青年夜校，首先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观念，建立男女平等的关系，宣传婚姻自由和革命政策，以陈品三担任夜校教师，与此同时，党为了创造暴动的条件，考虑到武装暴动的重要性，便设立青年国术馆，用以备置武器，锻炼青年体魄，党就利用这些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做好了暴动起义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

但是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正当我们党的工作有了初步基础，地主阶级由于对「二五减租」运动的不满，便千方百计地来阻挠我们革命工作的进展，他们在阶级斗争的方法上也巧立名目，吸收一些落后老农和流氓分子组织了「老人会」，同时还组织了拳术馆，用以对抗革命。

这个「老人会」无疑是阶级敌人阴谋破坏革命活动的反动组织，专门与我农会组织相对抗，在政治斗争上形成极其尖锐的对立状态，这个反动组织虽然参加的人为数不多，可是也起过一些不良的影响，如共产党员陈德全，其父亲陈瑞贵竟受到「老人会」的笼络和蒙骗，被利用于起反革命的勾当来。党支部据此情况，便讨论决定作出有效措施，为扫除革命障碍力，就必须消灭「老人会」，因为「老人会」也在开始阴谋陷害党员，支部决议应即剷除「老人会」中最坏的地主阶级陈水旺的狗腿子陈北瑞和陈炳明。1928年2月13日的这天，适逢后田村做关帝福，地主陈水旺掌握其事，「老人会」有十余人聚餐，当天下午，陈瑞贵等竟受利用，企图用木棍毆击我秘密农会会员陈水全、陈河清，因而激起党支部和农会群众的公愤，党支部马上动员趁在晚上「老人会」十多人在拳术馆会餐的时候，即部署廿余壮丁由陈锦辉率领于中途埋伏，「老人会」的坏徒陈北瑞终遭我伏击毙命，身中两弹，头被砍掉，我们即趁胜到「老人会」拳术馆去缴获武器甚多，如双刀铁锤农耙等均被我夺取过来，充实了自己的武装，並即召开百余人的群众大会，由陈锦辉报告，说明砍杀陈北瑞的原因，对另一些坏家伙同时提出严重的警告，自此之后「老人会」自行瓦解，地主惊慌失措，纷纷逃往龙严城内去了。

2月13日击毙陈北瑞事件是带有农民起义暴动的性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后田暴动后的第二天，党领导农会破开族出的谷仓，
查即分粮，后田村共有四个谷仓，

向伪地主家长所掌握，囤谷不下千余桶，先开一仓约有二百多桶的谷子给给贫苦农民渡过春荒，仅留部分粮食备作组织武装所需之粮餉，群众情绪高涨，那一天，所有党群人员都举行会餐，以示庆贺，东肖各乡党员均有人前来参加。以防范陈国辉匪军来弹压，党发动农民群众全部组织起来，都以刀鏢、短刀、木棍等武器武装自己，日夜放哨守卫。

地主逃亡至龙严城贿赂陈国辉，请兵报复。2月17日夜晩和18日黎明前，陈国辉匪军已到后田村口，展开包围形势，为守哨陈金盛同志发现（他身带3把短刀，以防身武器）即大喊口令，陈锦辉同志也在另一地方与陈匪遭遇，即鸣枪射击，战斗接触不久，后田群众都鸣锣搥鼓，震天动地，陈匪一时摸不到底，以为我力量强大，不敢冒进，彻夜相持；翌日清晨，陈国辉分四路并进，围攻后田，一路从畚头来，一路由东坑口来，一路从白土墟上，一路由榴坑仆进，匪兵共三百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严城土豪劣绅林尚軒、張达成匪部协助。我为避免无谓牺牲，党便领导群众有组织的向东坑安全退却，避居山寨；武装力量二十多人则由陈品三同志率领从牛麻头退到隘头。龙树坑和孟头的党员干部也随同前往。但人多粥少，全靠隘头人民支援；陈国辉匪兵以我已退，就攻进后田，大肆抢掠，龙泉乡等也同遭摧残，历时一个多月，群众不堪其扰，所有财物被服都霍光劫，耕牛家畜损失无数，群众说：「連鸡种都没有了，地皮已去三寸。」

这次，陈国辉侵犯后田，当时我方被捕人员3人：张国民（共产党员，茶邦人）、陈炎照（龙树坑人）、陈根地（武装人员，后田人）。陈根地次日在白土墟铁山庙被陈匪杀害，前2人押解龙严城审讯后也遭杀害。陈匪屯兵东肖期间，积极培植当地反动势力，建立民团组织，采取「以夷制夷」的奸计，勾结地主阶级，利用狗腿，还引诱落后农民参加反动民团，这样来分化农民，藉以破坏和抵制革命活动。彼时，又正值春耕季节，群众迴避山上，不敢回家生产，于是群众普遍要求向陈国辉谈判，希望陈国辉撤兵，我党考虑这是一种妥协行为，不可答应，而群众则再三要求，如错过春耕季节即会影响今后生活我党反复研究，认为倘坚持下去，恐会脱离群众，且用族田抵偿，对群众利益并无大碍。于是最后同意了。便利用陈文海、陈贵堂（地方族长，是与陈国辉勾结的反动政客。3月末，他为我方党员陈秀南——贵堂之侄所杀）出面做谈判代表，结果，陈国辉要钱三百块大洋，后经党支部决定卖掉族田二亩多，值六百多块光洋，除一半之数交陈匪外，余数便留作我方武装费用。陈匪得款后，方暂告退撤离后田而后田经此洗劫，损失惨重，据估计大约损失大洋一、二万元之谱。但后田村人民自此也已充分认清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晓得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是同一鼻孔出气的，从而增强了阶级仇恨，提高了政治觉悟，进一步激发起革命斗争的决心，更清楚认识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党，所以，党在群众的心目中成了一支阶级斗争的鲜明旗帜和革命的鼓手。

力量，为以后响应党的号召：「打倒陈国辉，解放龙严城！」的几次起义暴动作好了精神上的准备。

当陈匪侵入后田村，我武装力量二十多人退至隘头，粮食困难，隘头群众热烈支援，党员丘文汉、丘宗光等自动把余粮全部拨出供应，支持革命。在隘头停留十余天，2月28日闻陈匪国辉兵已撤退到白土，党员陈锦辉便又率领队伍回到后田，第二次破开族田谷仓，取谷子百余桶，大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移运隘头。此时，我武装力量多集中隘头、永定文溪一带。由邱家祥组织起来的一支农民武装队伍有50多人，经邓子恢前去发动后，也全部携好枪二十余支来汇合，此外，傅柏翠也率兵一百三十五名前来（1928年5月18日），为解决武装粮餉问题，于19日便到永定西陂岭（隘头边界）抓3个土豪，在经济上是扑空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替地方人民消灭了几个强敌的敌人。陈国辉侵后田的2、3个月期间，我党的活动范围竟有了西的发展，这时，岩、永、杭边界基本上已成为一片广泛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线。

1928年（民17年）6月21日，我党鉴于东肖区一带党的工作已有一定基础，农民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武装力量有了初步蕴蓄，而陈国辉匪徒的百般摧残，已引起群众的极端痛恨，因此认为再次武装暴动时机已至。在6月21日，我党提出的暴动口号是：

「消灭陈国辉军阀！」「消灭东肖区民团！」暴动的性质已包含了更

深广的意义。这一次暴动虽然是失败了，但在政治上說仍是富有历史意义的。6月21日第一次攻城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天，党决定发动群众去进攻龙岩城。直接由邓子恢、郭滴人、張双銘、陈品三、林一株（林是地主出身，以后是叛徒）等领导，傅柏翠部配合，一起从后田村出发，在白土集中有六百人左右，声势浩蕩，为激发群众斗争情緒，当天在白土鎮沒收了反动資本家余盛百貨布商店，又到西兜村沒收了反动地主張仰文的家产。同时，还燒燬了民团头目的住处〔奇迈书院〕。將所沒收的东西，立即分配給群众；把沒收到的紅布撕成条条，所有参加攻城的人們都在左手臂上纏着紅布条，正式暴动攻城就这样开始了。用的武器却是拙陋的，除了几根单响步枪，三支〔九节龙〕炮外，余者皆是鐮刀、鉄錘之类的武器，虽然如此，农民相信有党的领导，想到地主軍閥勾結的罪恶，便一鼓勇气沿着公路直下岩城，在西門外布成陣势，先用〔九节龙〕炮轰城，陈国輝匪兵登北岭山上，居高临下，以机关枪連发射击，因群众当时缺乏战斗經驗，又无远射武器，終于退却，撤回白土，牺牲同志四五人。在归途中，我們便将在西陂岭所捕获的土豪陈申仁等击毙，以免累贅；6月29日，白土武装开往隘头与傅柏翠部和文溪农民武装配合，另行攻打坎头，因敌我力量悬殊，失敗，我被捕去18人尽皆牺牲；队伍又退回隘头稍事休頓后，复往馬背山打土豪，在下溪攻土匪石伯公无結果，傅柏翠部兵士气不振，〔思乡病〕普遍发作，要求撤

回古蛟，傅控制不了，傅本人几欲自杀，張鼎丞、邓子恢等同志从旁規劝，同意傅率部回上杭，白土武装即由邓子恢帶領开往永定金沙，与張鼎丞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結合起来。白土工作則留下陈品三、張双銘、陈家全、郭滴人等党员同志进行秘密活动，坚持斗争。

自6月21日攻龙巖城失败后，陈国輝一面慑于革命势力的蔓延，一面加紧其反动活动，多方勾結本地土豪劣紳，豢养民团，培植反动势力。7月16日，陈国輝得到后田「老人会」的奸細陈俊金妍头榴坑仔」的报告，知道我武装力量已远去，欲一举扑灭后田革命的根苗，就再度遣兵包围后田村不幸我党员陈錦隆、陈清河、陈炳清三人躲避不及被捕，在岩城遭杀害，后田村又一次受到洗劫。由民团指引，我后田著名的妇女党员張溪兜及其婆婆張三姑也于白土墟受擒，押在岩城監獄里。

陈匪国輝这次重到东肖区，主要是扩大和巩固民团組織，为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撑腰，軍閥是为剝削阶级服务，镇压人民的劊子手，是革命最兇恶的对象。这个事实就足以說明：陈国輝在摧殘后田人民之后，直接在白土鎮和溪兜村对6月21日那天被人民沒收的地主和资本家余盛商店进行策动倒算，由民团匪陈添庆为首率兵分头胁迫群众交出所沒收的东西，並按件加倍偿罰，交不出的便拘捕关牢，造成反动空气的嚣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三) 1929年龙巖暴动与第二次攻巖城：

1929年4月14日，朱、毛紅四軍从长汀开来駐紮在

大、小池，15日由傅柏翠帶路及大、小池群众配合紅四軍攻打龙岩城，陈国輝不战自退，逃往雁石、漳平一带。白土民团，也聞風潛逃；紅四軍攻岩目的在于消灭陈国輝，詎料陈匪早已逃之夭夭，因此进城只住一天一夜，当日在城里破獄放出張溪兜和張三姑等同志。第三天（16日）紅四軍便分兵一路由大池去上杭，一路开往永定。而龙岩因革命基础較好，群众已有充分发动，4月15日这一天，龙岩的白土、銅鉢、大小池、湖邦、紅坊等区人民初次发起全县性的总暴动，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口号，以上各区便发动群众燒燬地主田契，捕杀土豪劣紳，暴动之势銳不可当，随后，农村就普遍地建立了苏維埃政权，龙岩人民千古以来首次翻了身，情緒非常激越；东肖区在一系列革命斗争过程中一贯表現都是站在最前列，全县性革命暴动开始时，东肖区在4月15日一天之内，就捕杀了20多个土豪和反革命分子，較著名的有：登元、殷元、七姑仔、巷口四姑、蘿蔔、清奇等；这些家伙的财产全部沒收，破仓分粮，田契紙集中起来連燒6天，沒收的財物随便分配，誰要就給，自由拣取，並將地主所飼的猪宰掉，設宴庆祝，人心大快！

岩城自紅四軍攻下后，陈国輝惊心未定；紅四軍虽撤兵已久，而陈匪兵仍犹疑不敢即返严城，东肖区群众暴动后信心百倍，斗争情緒高漲，认为攻占岩城正是时机，为防止陈匪国輝的复辟，便捎信与古蛟傅柏翠部联系，約定在4月19日午后配合大小池群众一道攻城，

商定攻城路線是傳入西門，東肖入南門；這一天拂曉，東肖群眾如辦喜事，大家手臂系着紅布條，磨拳擦掌，精神煥發，先集中武裝力量80多名至石粉嶺停候，待傳兵一到即行入城，不料午後已過，久等傳兵不至，群眾幾百人還在石粉嶺駐紮，滿山遍野盡是暴動隊和赤衛隊，情緒沸騰。這時恰巧碰到岩城郵差，探知岩城虛實，知無陳國輝匪兵，便由陳品三、張雙銘、郭滴人、鄧子恢諸同志率領暴動隊、赤衛隊和配合文溪武裝隊伍與群眾等不下千餘人從南門攻入岩城，果然是空城。我們就乘機貼標語，散發宣傳品，至傍晚，陳國輝知道岩城為我群眾控制，立即遣兵返岩城，搶登最高亭（現龍岩一中高山上），用機關槍恣意掃射，我們即行撤回白土，武裝部隊往隘頭，21日群眾宰豬慰勞，忽聞傳柏翠這時才依約派兵來攻岩城，東肖武裝就又迅速馳往岩城，不意傳兵攻城未得逞，在嶺山一戰稍有犧牲，就復撤回古蛟去了，東肖武裝空跑一場，只與陳匪兵短暫一戰，也即退却返防。

至四月底，朱毛紅四軍決心消滅陳國輝，復由指兵來岩，陳國輝仍不戰而退，為引誘陳國輝入岩，以便將其徹底消滅，紅四軍即又作戰略退却，果然，陳國輝不久又引兵來岩了。

（四）紅四軍消滅陳國輝，白土進行分田；國民黨軍閥劉和鼎、楊逢年占領龍岩：

1929年（民18年）5月13日，陳國輝匪兵千餘人駐守岩

城，紅四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急攻城垣，匪兵全部被歼，在消灭陈国輝这一天，东肖、大小池、江山等区暴动队和赤卫队也配合紅四軍包围岩城，分西、南、北三路攻入城内；在攻城中，白土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名叫仁芳二仔，独举一面农会紅旗直冲至街口，正遇陈国輝，紅旗被夺去，陈国輝得此紅旗掩护，便带几个卫兵从东门狼狽越城逃跑去了。

战斗結束，繳获战利品不少，並俘陈匪得力头目吳虎和李玉茹，並當場击毙陈軍需一名。这时，各区妇女队、暴动队、少先队等群众团体都集中到中山公园开庆祝大会，热烈慰劳紅軍，大会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讲了話，當場押出吳虎、李玉茹执行枪决，群众欢呼口号，高唱暴动歌，遊行示威；这是龙岩有史以来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

消灭陈国輝之后，党所亟待进行的工作是：立即建立政权和具体领导群众分田，廢除各种剝削制度，提倡婚姻自由。5月13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起来了，以邓子恢担任主席，全县的革命运动便有了一个党的领导核心，把全县各区（雁石、沙和、溪口除外）的革命委员会統一起来。东肖区这时也成立了区（区苏維埃主席是張荣周同志）和12个乡的苏維埃政府，各乡普遍組織暴动队，区为赤卫队，15岁以下的儿童参加儿童团，青年妇女大部参加了妇女队，每天早晨都按时出操，进行軍事鍛鍊。